

蔡葵戏剧曲艺选

蔡 葵 著



新編 金瓶梅

卷之三



蔡葵著

蔡葵戏剧曲艺选

贵州省曲艺家协会
贵州省群众艺术馆
· 贵阳 ·

黔茶戏剧曲艺选

封面题字：何士光

扉页题词：姜 昆

责任编辑：段春林

封面设计：杜 宁

贵州省曲艺家协会 编辑·发行
贵州省群众艺术馆
贵州省图书馆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5印张 280千字
1999年10月第一版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黔新出（99）内图字第470号 成本定价：10.00元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相声艺术家姜昆
为本书作者题词

序

任 岷

《蔡葵戏剧曲艺选》的结集出版，我很高兴。我有幸审看了书稿，看得我心情十分激动，激动之余，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

蔡葵是贵州最先推出有影响的电影《山寨火种》文学剧本的作者之一，但他在文艺界却不是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专业作者，几十年来，他本身的工作任务一直是很繁重的，只不过挤些时间搞些文艺创作，他曾长期在大型企业负责工会工作，后来又作了文化事业单位的领导，负责组织辅导群众文艺工作和挤身音像制品出版工作，本职工作更加繁忙。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不仅出版过诗集，写过不少耐人寻味的散文和文艺评论，还竟然能够实实在在的在戏剧、曲艺创作上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创作如此众多优美的作品，各种剧本写了不少，若干曲艺形式他都问津，都有特色，都有份量。

在我省、市专业剧团，有不少专业作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写出作品来，然而让我惊奇不解的是，他们中有几人能如蔡葵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写出这样多作品？我以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一种值得研究的“蔡葵现象”；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社会现象。

这些年来，我重病缠身，卧床休养，精力不支，但是作为朋友，对蔡葵结集出版这本集子，我又不能不振作精神，抱病写上几句，一是为蔡葵表示祝贺，再是提出上述这个问题，让同仁们一起思索。

蔡葵这本戏剧、曲艺集所选作品，都是在报刊发表过或在舞台（银幕）演出过的，都具有一定的艺术质量，也有一定的读者或观众

基础，有一定的社会评价，这里我就不必多言了，留下空间，再让广大读者去品味吧。如今在建国五十周年和世纪之交结集出版这本集子，很有意义。我以为这不仅是丰富我们文化艺术生活的需要，也是我们思考和研究一种文化现象，发展戏剧、曲艺事业的需要。

1999/10/18

栖霞山麓

目 录

序 任 岷(1)

上 部 戏剧辑

石 花(三场歌剧).....	(1)
茨藜红(六场歌剧)	(19)
山寨火种(电影文学剧本)	(57)
牵牛花(电影文学剧本).....	(132)
周 末(快板剧).....	(211)
精益求精(独幕话剧).....	(220)

下 部 曲艺辑

心灵手巧姜志芳(唱词).....	(232)
姜师傅教徒(唱词).....	(233)
数明星(唱词).....	(236)
钢铁的堡垒(数来宝).....	(237)
竹蜂战(唱词).....	(240)
遵义放歌(朗诵诗).....	(243)
娄山马蹄印(唱词).....	(245)
乌江金竹赞(唱词).....	(246)
贵州人民缅怀周总理(朗诵诗).....	(247)
雷锋在鞍钢(快板书).....	(249)
布依族女兵罗妹娥(文琴座唱).....	(252)
引水干爸(唱词).....	(258)

枯萎的恋果(朗诵诗).....	(260)
执著的追求(朗诵诗).....	(261)
我们文化宫人(顺口溜).....	(263)
相宝山宝镜传奇(唱词).....	(264)
大锤颂(组曲联唱).....	(268)
舞狮耍龙(唱词).....	(270)
贵州三件宝(唱词).....	(271)
大山骄子(朗诵诗).....	(272)
贵州,华贵之州(唱词)	(273)
胡总书记到工厂(故事).....	(274)
接受周总理检阅(故事).....	(276)
小胡子“罪人”丁小毛(故事).....	(278)
在历史的跑道上(故事).....	(282)
花甲健牛(故事).....	(299)
浪子回头(故事).....	(315)
夹道间(故事).....	(319)
后记.....	(322)

上 部

戏 剧 辑

座座石山象利剑。
万仞插在寨门前，
云缠雾缭险非凡。
腥风狂，血雨濺，
血雨击石石滴穿。
石山裂缝发出芽，
石花开放红艳艳。

[幕后传出鞭鞑声，叫骂声。]

[石阿爹吃力地背着土篓，身体不支跌倒在地上。]

[独眼副官持皮鞭上。（怒斥）]

独眼副官 又想偷懒啦！

[独眼副官欲打，一匪兵跑上。]

一匪兵 报告，营长到！

[匪兵簇拥娄山猴上。]

独眼副官 立正！

[众匪兵肃立。]

娄山猴 这儿在干什么？

独眼副官 （指石阿爹）这家伙偷懒。

娄山猴 凡抗修工事者，打！

独眼副官 是！

[独眼副官抽打石阿爹。众寨民上前护，被匪兵用枪挡住。石阿爹被打的死去活来，撞在岩石上昏倒。]

[石花内喊“阿爹！”奔上。她身着苗家装束，打着鱼鳞绑腿，足蹬竹麻草鞋，佩挂着长弓猎器。]

石 花 （唱）从小走熟山间道，

打猎听惯虎狼叫。（扑向阿爹）

石阿爹（苏醒）石花……给我报……报仇哇……（死去）

[啊！啊——爹——

(唱)哭声震得石山倒，

泪象山泉水滔滔。

眼看阿爹被害死，

豁出命把血债讨！

石 花 拔出腰刀，刺向娄山猴，正中左肩。众匪兵拥上挡住石花，石花奋力挣脱奔下。

娄山猴 给我逮住她！

众匪兵 追下。

——暗转

第一场

紧接前场。

通往匪军营部的岔路口。

幕后伴唱 红军长征路遥遥，
恶水险山战歌高，
遵义会议指方向，
决胜千里红旗飘。

[伴唱声中幕启。远山起伏，山风呼啸，隐约可见匪军工事。

[夏群带程排长、石竹攀登山岩，在音乐声中作行军于山路的舞蹈。

程排长 夏参谋，我们已攀上石家寨主峰。

夏 群 好。石竹同志！你又回到家了。

石 竹 是啊，才离家一个多月，没想到又回来了。

夏 群 好。注意侦察！

[程排长，石竹四下侦察。

夏 群 （掏出笔记本记录，唱）

侦察攀上石家庄，
敌军心脏细察看。
刀劈斧剁山势险，
敌碉遍布防守严。

程排长 (发现敌人碉堡群) 夏参谋，那边是敌人的碉堡群。

夏 群 附近可能就是敌人营部。

[远处出现亮光，传来脚步声。]

石 竹 有人！

夏 群 隐蔽！

[三人迅速隐蔽。三匪兵提着马灯，用枪托推搡石花走上。

石 花 (唱) 仇未报，落狼爪，
满腹冤仇恨难消。
阿妈泪，阿爹血，
浴我一身烈火烧。
绳索捆身心不死，
心中不收复仇的刀！

匪兵甲 走！

匪兵乙 妈的，快走！

匪兵丙 (伸懒腰，打哈哈) 啊哈——嗨唷，老子鸦片烟瘾来罗！

匪兵乙 (伸懒腰) 唉唷——她妈的，你烟瘾来了，害得老子也啊哈连天……

匪兵甲 啊哈——哈——他妈的，一声呵哈周身都软罗！你们哪个还有烟泡子？

匪兵乙 早……早没得罗！

匪兵丙 排，排长，只有一颗了！

匪兵甲 拿来，孝敬老子。逮这黄毛丫头，害老子脚板都跑翻了。

匪兵丙 (磨磨蹭蹭地掏出一颗鸦片烟泡，托在手心上咽唾沫) 排，

排长，我们二一添作五！

匪兵乙 还，还有我呢？三、三一三十一！

匪兵甲（劈手就抢）一颗羊子屎大的烟泡子，还不够老子独吞，拿来！

匪兵丙（不肯给，躲闪）一个半颗，还是一个半颗！

[匪兵甲扑向匪兵丙抢烟泡。]

[石竹突然闪出，一枪托将匪兵甲砸死。]

[匪兵丙回头发现，对石竹放一枪，石竹躲开。]

[夏群跃上，抽出匕首，刺死匪兵丙。]

[匪兵乙见状跪地求饶。程排长用毛巾将其嘴堵住，拖下。]

石 竹（为石花解绑）花妹！

夏 群 石花，你受苦了！

石 花 夏参谋，竹哥，你们……

夏 群 我们离开遵义以后，四渡赤水，又回师黔北了。

石 花 寨子里干人们都在想你们。

石 竹 你怎么被他们抓起来？

石 花 竹哥！（唱）

红军离了石家寨，

乌云滚滚白军来。

如狼似虎抓民夫，

忙把工事来修盖。

阿爹有病昏在地，

匪兵鞭打惨遭害。

石 竹 啊？阿爹他……

石 花 阿爹被娄山猴活活打死了！

（接唱）我拼死刀砍娄山猴，

仇恨未报又被逮。

[突然，敌碉射出一梭子弹。

夏群 不好，敌人听见刚才的枪声，我们暴露了。

[程排长上。

夏群 程排长，我掩护，你和石竹迅速押“舌头”回部队。

程排长 夏参谋，你和小石先走，还是我——

石竹 不，夏参谋，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还是我……

夏群 (严厉地)服从命令！(掏出笔记本)这是我们刚才侦察的记录，你们快走。

石竹 花妹，告诉阿妈，我们打回来再看他老人家。

石花 (噙泪点头)嗯。

[程排长、石竹急下。

夏群 石花，你也快离开这儿，

石花 (从匪兵尸体取下一支长枪挎上)夏参谋，我走了。

(急下)

[夏群向相反方向放一枪，急下。

[独眼副官带匪兵上。

一匪兵 报告，已到三岔路口。

独眼副官 枪声从哪个方向打来的？

一匪兵 (指夏群下的方向)那边。

独眼副官 追！

灯暗。

——幕闭

第二场

紧接前场。深夜。

石花家内外。这是在半山坡里的两间矮小破烂的茅棚，薄墙用竹片编成，糊上牛粪，千疮百孔。置有简单的家

具。屋内火塘里烧着柴疙兜，满屋烟雾缭绕，右角是内屋门。台左是菜园竹棚。

幕 启 石松在菜油灯下磨柴刀。

石 松 (唱)泪水滴在磨石板，
磨把柴刀亮闪闪。

石阿妈 (上)开门！

石 松 (警惕地提起柴刀)是谁？

石阿妈 是我。阿松！

石 松 啊，是阿妈。

石阿妈 阿松，怎么深更半夜磨柴刀哇！

石 松 阿妈！(接唱)
白狗子打死爹逮阿姐，
我要把娄山猴的脑壳砍！

石阿妈 (一把夺过柴刀)你不要命啦！
[石花衣襟撕破，推门进屋。

石阿妈 石花！你是怎么回来的？

石 花 阿妈！(唱)
仇未报，被隶走，
今夜押我过山口，
突然红军从天降，
打死白匪把我救。

石阿妈 (惊喜)怎么？红军又回来了？

石 花 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在黔北一带迂回打运动战，又打回遵义来了。刚才我还遇到了竹哥。

石阿妈 阿竹？他回来了，在那儿？

石 花 (唱)竹哥侦察到山口，
抓住“舌头”已带走，
要我回家告诉您，

誓为阿爹报冤仇!

石阿妈 (唱)听说红军又回来,
 丝丝暖气涌心头。
 红军路过石家寨,
 欢歌笑语满山沟。
 打土豪,济贫穷,
 军民一家情谊厚。
 阿竹踊跃当红军,
 挎枪长征去战斗。
 听说红军又回来,
 忍不住喜泪两腮流。

石花、阿妈(二重唱)

风儿啊,停一停,
山泉啊,莫忙流。
让我听听竹儿(竹哥)的脚步声,
盼望红军,早早到寨口。

[远处传来枪声。]

石松 有枪声。

石花 白狗儿又来了。

石阿妈 你快躲躲。我去看一看。(下)

[石松推窗窥视。夏群负伤上,昏倒在竹棚边。]

石松 (吓一跳)花姐,你快看。

[石花闻声急扶窗看。]

石花 夏参谋!

[姐弟二人急出门扶夏群进屋。石花示意要石松注意屋外,扶夏群坐下,递水喂夏喝。]

夏群 (苏醒)你——

石花 夏参谋,我是石花。